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春聯： 詩意的表達

鄭艷瓊

詩友群裡最熱鬧的時光，莫過于春節前。這段時間，大家爭相對子，對的好聯句還會寫成紙質春聯，贈送親友。既可以消遣，又免去了準備春聯的麻煩。

最早的春聯是掛在門旁的桃符：桃木

大海是 魚和鯨的故鄉

許良才

大海是
魚和鯨的故鄉
大海，
無限接近
白雲的想像
一顆流星
劃破海的平靜
深藏于
大海深處的溫暖
是鯨落
遞交的答案
是隱于
塵世的另一種語言
死亡從不會
輕易示人
奉獻是一個
不可多得的詞語
在這裡，
我用詩歌來解釋
各自虔誠，
各自發生
我想，在每一隻鯨的心裡
都藏有宏大理想與志向

文藝副刊



板上畫上神荼、鬱壘的畫像，用來驅邪避災，祈求平安。後來，桃符上開始出現文字，漸漸變成如今的春聯。從簡單的祈福話語，到對仗工整、寓意深刻的聯句，春聯具有詩意雋永的美感。

小時候，盼過年，過年什麼都是新的。人穿新衣、門貼新春聯。貼春聯是過年重要的儀式。午飯後，家家戶戶忙著過年的第一個儀式貼春聯。老家叫貼對子。記憶中多是些「紫氣東來迎百福，福星高照納千祥」，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之類的，黑色的墨跡，在紅紙上莊重生輝。

我家貼對子由父親和我一同完成。父親舉著對子比劃，區分上下聯，我在一旁遞麵糊。貼好後，把門拉上，一家人駐足欣賞一番，父親還要考考我的識字，隨著我的識字一年年增多，父親臉上的笑容也越來越舒展。

如今回憶起來，那一幕彷彿還在昨天。那笑容一半源于我認識的字越來越多，一半源于新春聯的喜慶吧。

在農村，春聯是與土地、莊稼緊密相連的。「田園似錦春光好，莊稼如雲瑞氣多」，這樣的春聯貼在農家小院的門上，滿是對土地的熱愛和對豐收的期盼。每到

春節，走在鄉下，最吸引眼球的莫過于家家戶戶門上的春聯，讀著那一首首田園詩，彷彿鄉村美好圖景就在眼前。

在城裡，春聯多了幾分時代的氣息。從一戶戶門上貼著的春聯，能大致猜出這家人的職業或願景。我們這幢樓住的多是退休職工，對門一家貼的是「盛世歡歌迎瑞彩，華堂笑語納新春」，樓下一家則貼著「門迎百福福星照，戶納千祥祥氣開」，這些通用且充滿喜慶寓意的春聯，多見於我們這種尋常百姓家，傳達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嚮往。

路口有個鋪面貼著「墨香盈室書為友，詩韻清心筆作舟」，這是個書法教室的春聯，書法老師行雲流水的字跡，溢滿濃厚的文化氛圍。一牆之隔的小吃店貼著「財如曉日騰雲起，利似春潮帶雨來」。路口牛奶奶店貼上了「貨通四海財源廣，利達三江生意興」，字裡行間都是對求財的祈願。

年集的城鄉街頭，賣春聯的攤位隨處可見，一副副春聯掛滿了攤位，讓人目不暇接，或寓意家庭和睦、祝願事業有成，亦或祈福避災。

回首舊時，春聯裡的詩意，更多的是對傳統生活的堅守與傳承。「忠厚傳家

久，詩書繼世長」，「德勤孝義傳家寶，和善信誠處世風」，這樣的句子，承載著先輩們對後代的諄諄教誨，傳遞著家族的價值觀和精神信仰。那時的春聯，是家族文化延續的重要載體。

步入新時代，春聯又有了別樣的詩意。街對面一家無人機商家貼著碩大的「科技領航開富路，創新築夢繪宏圖」的對聯，緊跟日新月異的科技時代，圍繞創新發展主題，還很貼切。一家叫「雲春社」的門口貼著「網絡鋪成致富路，電商開啟旺家程」，我猜這家可能從事電商行業。

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春聯。隨時代的發展，春聯與時俱進。春聯內容在變，但凝聚的濃濃情感、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從未改變。

寫到這，我想起長輩曾說，過年無春聯，年味少一半。其實，不只少一半，簡直幾乎沒年味了，沒了春聯，新年新氣象至少在門上就沒了，美好的願望無所依歸。

也是這個緣故，無論農村還是城市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，只要過春節，貼春聯這種儀式就會一直保留著，它始終是中國人心中詩意的寄托。

領著小雞在院子裡隨意轉悠，那份散淡，那種閒適，就變得十分稀罕。難怪看見微信裡那幅圖片，立馬目光被吸引，因為那份家人與生靈共生的和諧景象，早變成了時光的底片，沉封在故園深處。

再看現在的鄉下，大多是老人堅守，陪伴他們的只是杏樹、棗樹什麼的。父母早已過世，西院四叔四嬸健在，一如既往地待在老院兒。四嬸還堅持讓老母雞抱窩，撫育小雞。子女們回來開導，說不如買幾隻小雞養快點；四嬸卻堅持己見，說就喜歡大母雞領著一群小雞圍在身邊轉，給我們做個伴兒，沒有它們的叫聲，院子太過冷清。二女兒想接二老進城住，又勸不動，只好依著他們。下次回鄉，她特意帶來一隻大白鵝，給老人看家護院。

我把那幅圖片保存起來，將那份溫情融入心裡。它不僅使我想到快樂的童年，想到父親坐在屋簷下扎笤帚，編織生活的富足；想到母親煮盆拌食喂雞鴨，眉宇間流露的柔和；想到那棵大杏樹下鄰居們的盈盈笑語，想到那一群群小雞的蹦蹦跳跳……這些習以為常、司空見慣的畫面，只剩下珍藏。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尋常，現在看來，才是難得的畫面，才是無比溫馨的暖。

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」，許多美好在歲月的長河裡漸漸消失，許多美好也在心裡駐紮得越發牢靠。小村的炊煙，小院的籬笆，雖然漸淡、漸疏，但那溫情卻從未消失。那母雞領著小雞趴在竹掃上的休眠，像一道亮光，映著心房。原來生活的真正奧秘，藏在細碎的日常裡。鄉愁從來不是遙不可及的思念，而是化在心底的一抹暖意。

再次劃開手機，那幅竹掃上母雞護雛的畫面，用圖片編輯器加上邊框，置于頂端。讓那輕輕鬆鬆、安安穩穩、踏踏實實的美感，永遠洋溢在心中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26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。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

冰鑫，本名王峻遐，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，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。作品見《草原》《詩選刊》《生態文化》《回族文學》《長江叢刊》《北大荒文化》《駿馬》《遼河》《百柳》等刊。榮獲呼倫貝爾第三屆駿馬獎、第三屆中國「賀蘭山散文詩獎」。

草原那達慕

盛況空前，我獨自在繁華里沉醉。骨子裡，需要打磨一場角逐。聽哨音落時，將舊事放飛。

衝過終點，遙想更久遠的草原。那裡會有一匹馬，一匹未經世事的白馬。牽住我的手，參加另一場比賽。

低鳴著，又會給我一瞥溫柔。足夠陽光，暖透十里孤獨。

簫聲未經塵染，相聚時藍天更藍。白雲與雄鷹握手言歡，賽馬手英氣十足，眼眸比湖水更加清澈。風聲響起，就會箭一樣衝進草野。

採摘下，姑娘歡喜的紅蓮。綻放時，四方趕來的牧民。正在歡呼著，把酒與夕陽對飲。天地之間，會有一曲長調。

悠揚，延展到秋天。

敖包上的陽光

就一寸寸靠近。青草的氣息有些暖了。額吉把哈達托在手上。就像托起整片天空，天空下。幾隻小鳥追趕著羊群，飛往白雲深處。沒有風的時候，會有很多影子。在梵音裡飄蕩，更像是尋找前塵。

那一種虛懷，遠比勒勒車的轍痕古老。

滿洲里的陽光（組章）

陽光，就會在敖包上。拂遠處的群山，盼不歸的遊子。塵土飛揚時，馬蹄會濺起思念。

等待牧歸，草原會顯得溫柔寂靜。還會有更空靈的遠古，用最初的純真，開啟凝望。

打馬馳騁草原

把陽光遞過去，花香會拂過白雲。唱起牧歌的山雀，近了又遠了。遠處，蒼茫中開出一朵笑靨。

掠過了風聲，掠過了無奈。最純美的心靈，放空在。無際又遼闊的蒼茫。

牛羊等待，落日等待。漫天星辰裡，有一個婀娜倩影。

就順著流水，把笑聲放在馬背。洗去萬千寵愛，堅強著，獨自踏響前塵。

有位姑娘，站在蒙古包前，把套馬桿握在手裡。千般牽絆，扯斷了回眸。

年輪

草原把地平線揉成褶皺時，五代國門正以梯級式的上升高度，在晨霧裡舒展筋骨。105米長的脊樑馳著七個鎏金大字，每一筆都蘸著120年的風。從木樁到鋼鐵，從簡陋到巍峨，那些被歲月啃噬的舊痕，都成了新的年輪。

國際列車的鐵軌，在國門下挺著脊樑。一頭繫著呼倫貝爾的青草，一頭繫著莫斯科的白樺。隆隆聲碾過晨昏時，會驚醒門楣上的光，那些流淌的金色，是戍邊官兵鞋底磨亮的星辰。

有人用腳步丈量邊境線，把巡邏路走成測繪圖。有人在通關大廳裡核對單據，讓集裝箱載著晨曦，穿過鋼構的肋骨。

當夕陽把國門的影子鋪成紅毯，每個進出的身影，都在續寫這片土地的史詩。

經緯

1928年的雪還在下，落在72位代表勿

匆的背影上。他們把信仰裹進棉袍，讓秘密文件貼著心跳，沿著鐵軌的指引，走向莫斯科郊外的篝火。那個夜幕下搖搖晃晃的勒勒車，其實是播種機。那些紅色的種子，從這裡鑽進凍土。在後來的歲月裡，長成國門黨建學院牆外的白楊樹。

學員們撫摸著老照片裡的木橋，老師說這是連接的臍帶，連接著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血脉。瞿秋白的眼鏡片反射著雪光，周恩來的皮箱裡裝著整個中國的黎明，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交通員，把暗號刻在界碑背面，讓每個字都長成路標。

如今，黨史課的燈光總比星光先亮。老黨員指著展廳裡的煤油燈，那時的國門沒有玻璃幕牆，卻能讓真理照進來。這句話被風聽見，吹過聆聽者的筆記本，吹過敞開的馬蘭花，吹過正在巡邏的年輕士兵的耳尖。

夜色正濃，星辰美好而深邃。

燈塔

夜幕垂落時，國門便成了最大的燈籠。玻璃幕牆反射著星空，每個窗格都裝著一片銀河，而通關大廳的燈光，是銀河漏下的碎屑。聯歡會的手風琴聲漫過界碑，馬頭琴與二胡正合唱同一支歌曲。

勤勤的哨兵站成雕像，帽簷上的雪花正在融化。他看見國門的影子裡，五代建築黨的輪廓在重疊。木樁的裂紋里長出混凝土，混凝土的縫隙裡鑽出鋼鐵。而所有的堅硬之上，都浮著一層柔軟的光。

那是萬家燈火的呼吸，是三國星空的倒影，是年年歲歲中，從未熄滅的黎明。當又一列火車鳴笛進站，所有人都懂得所謂國門，從來不是分割大地的刀鋒，而是讓月光自由穿行的窗櫺。

那些鋼鐵的筋骨、紅色的記憶、流動的溫情，都在證明最堅固的守護，原是最溫柔的敵開。

滿洲裡的陽光

風搖曳著風，搖曳著山菊花微笑、點

頭。展示美和美的未來，給邊城滿洲裡的陽光裡，加一抹翩然。

背對一泓清澈的水。流動的波紋裡，有三兩隻麻鴨，偷偷觀察人類的足跡，怎麼走到山那邊。

寧靜的生活，寧靜的水灣。精緻而深潛著不知名的疲憊。

不知名的秘密在水底游動。發芽了，蘆葦蕩綠意朦朧，蒲棒回頭的瞬間，一群白雲正趕回城裡，看一場煙火裡的演出。

翩飛的蝴蝶，採擷的蜜蜂，聽歸牛哞叫聲。

站在西山上

馬群很悠閒，羊群也很悠閒。

橫過山路時，看向停車等待的司機，還點頭示意。

此刻，彷彿整個山谷，都是紅塵之外的客棧。

泉水像明亮的眼睛，看著蚊子、螞蟻，還有土撥鼠和狐狸。爬來飛去，以及跑來奔去。

山兔坐在一大塊石頭上，看蜻蜓飛過，看蒼鷹飛過。看小草迎風低頭，又抬頭。

看情人島的雕像上，落滿故事和灰塵。

夜就要來臨，暮色沉沉西下，城的燈火一閃一閃。似乎在宣告人間的輝煌，蓬勃而繁茂。

不知煩惱的駱駝，漫不經心地望著街區。

城市的繁華，被西山渴求。

茫茫雪原

這透骨的瞭望，讓我有些驚慌。四萬萬年前，已有白髮母親，在為我祈禱。

迎風，沐雪。

有些像那棵老樹，年久而傲然。

在想像達不到的空間。古老已經老去，匆匆一念。卻不能回頭。

跳躍抑或飛翔，鼓足勇氣之後。看到了惡人本真，快留下。大片冰川，冰封住妄念。

夜裡有白塵，漫過遠處煙火。拂動，半襲紅裝。